

## 17世紀《三才子書》的韓·日傳播與刊行\*

金洙景\*\*

### <目次>

1. 前言
2. 《玉嬌梨》在韓國和日本的傳播與接受
  - 2.1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
  - 2.2 晚松文庫《玉嬌梨》的簡介
  - 2.3 阿川文庫《玉嬌梨》的簡介
3. 結言

### 1. 前言

包括使臣、僧侶、武官、留學生等往來的韓、中、日文化的廣泛交流，在統一新羅時代(七世紀)就已經非常活躍。此後，中國的文學古籍得以繼續傳播到韓國和日本。在借用漢字的當時，韓國和日本還不能脫離漢字文化圈。而且，漢字在本國的文字出現後，在士大夫社會中形成了記象文化的主流宗派。其中有關小說的文獻通過高麗史或文獻備考等記象來推斷的話，則在高麗時代就已經傳播到韓國。從那時起，中國小說和韓國小說相互形成“模仿、翻案、翻譯”等形式的關係<sup>1)</sup>。特別是韓國古典小說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成長所具有的緊密聯繫，可以通過

\* 이 논문은 2008년 고려대학교 BK21 중일언어문화교육연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작성되었음.

\*\* 高麗大 中日語文學科 博士課程.

1) 當然看到之前唐代段成式的《支諾臯》中引用的新羅的《金錐說話》，可以知道已經有過交流。但韓中小說的交流基本是在高麗時代。

《朝鮮王朝實錄》中所記載的《三國志演義》已在16世紀傳入韓國來了解。而且，到了17世紀，中國的才子佳人小說大量傳入韓國，直至中國的清末，還在陸續出版這些才子佳人小說，給韓國日本及越南帶來的很大影響。明清的才子小說帶給東亞的影響與之前中國文字帶給亞洲的影響相比，具有明顯的差異。其最大的差異是其廣泛地被人們所直接接受，以及把文學作品用於語言學習等。其社會背景如上所述，可以認為在當時社會中有過商業經濟發展和頻繁的交流，而且還在更大的範圍內為了根本了解他國而進行努力。才子佳人小說在清初已編撰，這種故事廣受中國人的喜愛，而且因當時發達的出版業而廣泛傳播。具有17世紀、18世紀人們對中國憧憬的一部分心理特征，在符合其口味的東亞國家得到接受和普及。

在本文中，對17世紀創作的中國小說作品在東亞漢字文化圈，是以何種形式接受的進行考察，以此來觀察在東亞，中國小說在翻譯和出版交流方面的一個階段。

### 2. 《玉嬌梨》在韓國和日本的傳播與接受

中國才子佳人小說被東亞接受，可以通過《金雲翹傳》等傳入韓國和日本的痕迹來推測其傳播過程。而且，以影響程度差異明顯的作品《玉嬌梨》為例，《玉嬌梨》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才子佳人小說代表作品的优秀作品之一。在韓國譯成朝鮮語後一直擁有很多讀者。觀察李明九教授在某氏宅所藏筆帖中找到的御筆中的內容，可以看到在顯宗(1659-1674)發給大王大妃殿的韓文簡札和發給肅宗的妹妹明安公主的韓文簡札中附有小說題目，其中包括《太平廣記》、《魏生傳》、《王慶龍傳》、《還魂傳》、《拍案惊奇》和《玉嬌梨》的冊名。還有正祖18年(1794)，日本對馬島譯官山田士云記象通過使臣之間的來往所聽到內容的《象胥記聞》中用諺文寫了“《張風云傳》、《九云夢》、《崔賢傳》、《蘇大成傳》、《張朴傳》、《林將軍忠烈傳》、《蘇云傳》、《崔忠傳、泗(謝)氏傳》、《淑香傳》、《玉

嬌梨》、《李白慶傳》、《三國志》”等。不僅如此，金春澤(1670-1717)的《北軒雜說》中記錄了“如《平山冷燕》，又何等風致”，還有正祖丁未年(1787)李相璜、金祖淳等在翰院伴直時閱讀《平山冷燕》時被正祖發現的記錄。由此可見，在韓國的17世紀-18世紀，不僅被宮中的女子，而且還被士大夫們所耽讀<sup>2)</sup>。而且在數年前發現的《小說經覽子》中，也可以看到其書名。同時令人關注的是，針對《玉嬌梨》的記錄，日本比韓國更多。《玉嬌梨》在17世紀傳入朝鮮被廣泛閱讀後，在18世紀初，韓文譯本傳入日本。《玉嬌梨》在日本的傳播，從(元祿十丁丑年——玉嬌梨一部六本)(商舶載來書目)中所看到題目開始，據作為日本儒學者，在對馬藩對朝鮮之間的外交起到中心作用的雨森芳洲(1688-1755)所說，他抄寫了韓文小說《淑香傳》等來學習韓文，這些備注中還記錄了《玉嬌梨》。而且在對馬藩通事小田几五郎的《象胥記聞》(1794年)中，記錄了《玉嬌梨》與《張札云傳》、《九云夢》、《崔賢傳》、《張朴傳(張伯傳)》、《林將軍忠烈傳》、《蘇大成傳》、《蘇云傳(月峰山記)》、《崔忠傳》、《泗氏傳(謝氏南征記)》、《淑香傳》、《李白慶傳》、《三國志》等一起在朝鮮銷售。據記載，19世紀末釜山的日本人朝鮮語學校不僅應用《崔忠傳》、《淑香傳》、《林慶業傳》、《春香傳》、《壬辰泉》等，而且還應用《玉嬌梨》作為翻譯資料<sup>3)</sup>。據此，通過朝鮮風俗的知識及把此作為翻譯資料的報告進行了解。但有趣的是，除了《玉嬌梨》的作品內容以外，還作為日本人學習韓國語的工具廣泛使用<sup>4)</sup>。就是說，《玉嬌梨》因明末清初中國才子佳人小說的興盛而創作，然後傳入韓國，在宮中廣泛傳閱。該譯本在韓國翻譯後，日本人利用該書學習韓文，并傳播到日本。換句話說，《玉嬌梨》以作為日本人的韓國語讀本教材的形式，成為17世紀-18世紀東亞語文交流的中心。在朝鮮時代，《玉嬌梨》之所以廣泛受到大眾的歡迎，可以通過之前列舉的，完山李氏的《中國歷史繪模本》序文中所記錄的其書

2) 朴在淵，《朝鮮時代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的研究》(外國語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3.2)，333-423頁。

3) 《古小說研究》第5輯(韓國古小說學會，國學資料院，1998.6.1)

4) 趙熙雄，《淑香傳的形成年代資料庫——以日本方面的資料為中心》，《古典文學研究》12輯，韓國古典文學會。

名而了解，但傳入韓國和傳入日本為什麼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呢？究其原因，首先，《玉嬌梨》在韓國廣泛傳播的原因是，在故事中幾條線索相互交錯，而且描寫了一夫一妻制的幸福生活。對於曾經具有徹底風土的儒教倫理的韓國儒教文化來說，不可抗拒地自然而然接受該作品。然而在日本，對《玉嬌梨》的評價與《平山冷燕》一樣，認為是“能文”、“詩句妙”。但因“趣向淡泊，不合乎流行”而沒有根本傳播，而且對於當時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界來說，認為不會獲得很多收益，因此沒有出刊<sup>5)</sup>。就是說，韓國和日本在接受《玉嬌梨》上的差異，是因愛好中國才子佳人小說的差異而導致的。

實際出現的《玉嬌梨》為後期版本，但有一部藏於成均館大學校<sup>6)</sup>，韓國精神文化研究所藏有以《玉嬌梨》為題目的抄本，可以通過這些來確認。而且還有2部韓文譯本。其中之一為日本東京大阿川文庫所藏的國漢文混合抄本《玉嬌梨》3冊，另一本為高麗大學校晚松文庫所藏的《玉嬌梨傳》1冊(48頁)。

## 2.1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

《玉嬌梨》又名《雙美奇緣》或“三才子書”<sup>7)</sup>，共20回，4冊。在第1冊有玉嬌梨叙，在第五頁上有《玉嬌梨》的目錄，而且還有數十張圖畫。作者為蕙荻散人或荻岸散人等多種說法，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說(下)〉中：云「《玉嬌

5) 馬琴在如，《玉嬌梨》等的書《平山冷燕》中如下指出：“平山冷燕四才子伝，去秋中被成御覽候付，石魂泉前集の本居御見出しの由，さこそ珍重ニ奉存候。四才子伝ハ能文ニて，詩句+聯句杯，實ニ妙也。乍去，趣向ハ淡薄ニて，今の流行ニあひ不申候。文人の歡び候小説ニて，今の御座候(文政)12年 2月 11付殿村菴齋宛書簡。磯部佑子，《才子佳人小説の東アジア諸國への影響》(中國古代小說國制學術研討會，2002年11月。)

6)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第三才子書)》[成均館大圖書館 尊經閣](編著者：金聖歎(清)，刊印者：三讓堂，版種：木版，刊印年：清朝末期-中華初)刊，形態事項：卷冊數4卷4冊，大小：18.7×11.7cm，紙質：竹紙)。

7) 李惠淳，《好逑傳研究》，(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30輯，梨花女子大學教韓國文化研究所)，頁49。十才子書：①三國志演義②好逑傳 ③玉嬌梨 ④平山冷燕 ⑤水滸傳 ⑥西廂記 ⑦琵琶記 ⑧花箋記 ⑨平鬼傳 ⑩三合劍。李惠淳：《好逑傳研究》，《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30輯，梨花女子大學教韓國文化研究所，49頁。

梨》今或改題《雙美奇緣》，無撰人名氏。」<sup>8)</sup>除了魯迅持此說之外，孟瑤《中國小說史》中亦清楚地指出《玉嬌梨》的作者為：「清秀水張勻撰，題『荑荻山人編次』，餘不詳。」<sup>9)</sup>而韓秋白、顧青的《中國小說史》中，雖然沒有指出作者就是張勻，但亦標明「荑荻散人編」。<sup>10)</sup>對於《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作者探討最深入且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

最全面者為李進益《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一書<sup>11)</sup>。李進益針對天花藏主人的身份作了詳盡的探討，先後排除了天花藏主人是「烟水散人」、「天花主人」、「天花才子」、「烟霞散人」、「青心才人」的可能性。最後對天花藏主人(也就是《玉嬌梨》的作者)做一推測，推測出：「天花藏主人即是明末清初浙江嘉興(秀水)人張勻，字宣衡，號鵲山，秀水諸生。」<sup>12)</sup>《玉嬌梨》的書名模仿《金瓶梅》而來，取書中女性人物名字當中的一個字作為書名。「玉」指紅玉、「嬌」指紅玉後來為避禍改名的無嬌、「梨」指盧夢梨。此書的版本有多種，也有《玉嬌梨》與《平山冷燕》的合刻本，但找不到本書的初刻本。

此書的情節大意論述如下：

太常正卿白太玄的女儿紅玉，姿色艷麗，長于詩詞，御史楊廷詔欲求為儿媳，遭白公拒絕。楊御史遂懷恨在心，借機推荐白公出使番邦議和，欲藉此陷害白公。紅玉的舅父吳翰林為了避禍，將紅玉認做己女，改名無嬌，并告假回到金陵。吳翰林見府學案首蘇友白才華不凡，欲招為婿，蘇生却誤認丑女無艷(吳翰林親生女)為無嬌，不肯屈就，被革去前程。白太玄回朝後，以詩詞优劣作為擇婿的標準。蘇生聞知紅玉多才，與張生同往求婚，被張暗施手脚，將兩人的詩作掉

包，遭到白家父女的嘲笑。蘇生欲進京轉求吳翰林，途中被劫，賣詩求資。少女盧夢梨慧眼識真才，女扮男裝私會張生，贈金贈言，并以嫁妹為名與蘇生定下婚約。蘇友白進京得中進士，任命為杭州推官，訪盧夢梨已不知去向。當時楊御史轉升巡撫，要強招蘇友白為婿，友白不愿，挂冠求去，自稱柳生，與改名皇甫的白太玄相遇。白太玄愛其才，親口將女儿許婚，紅玉因心慕蘇友白，不肯相認，後經一番波折，終於証實蘇生即柳生，蘇友白如願的娶紅玉與盧夢梨為妻，成就了千古一段佳話。

《玉嬌梨》為才子佳人小說的先聲，其情節結構為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所模仿。雖然帶動了另一類小說的新風潮，却也影響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情節描述。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系列，如《平山冷燕》、《好逑傳》等，幾乎脫離不了這種公式。

## 2.2 晚松文庫《玉嬌梨》的簡介

韓國在17世紀已傳入十多種才子佳人譯本，不僅有《玉嬌梨》的姊妹篇《平山冷燕》和《好逑傳》譯本的傳播，而且可以確認最初出現的《玉嬌梨》，從比較晚的時期所發現的晚松本《玉嬌梨》開始直至日韓末為止，不斷為人閱讀。如之前所看到的，《玉嬌梨》在17世紀傳入朝鮮并被廣泛閱讀，在18世紀初有韓文譯本傳入日本。但如上所述，在韓國儘管如此廣泛閱讀《玉嬌梨》，在高麗大學晚松文庫，韓文譯本却是唯一被傳播的。晚松本《玉嬌梨》原來由上、下卷構成。但如今收藏於高麗大學的《玉嬌梨》是殘本，非常可惜的是上卷流失，沒有上卷的(1回-10回)，下卷只剩下(11回-20回)。不僅如此，餘下的也不完整。晚松本《玉嬌梨》內容上的特點如下。雖然章回的順序和題目與原作一致，但是有一部分是縮減翻譯的，文章中沒見改變原作內容的部分。雖然內容幾乎接近於原作，但意譯和省略的部分很多，而且“開場詩”全部省略了。在每一章回中，只余下前面的部分，無法與下一章回銜接。由此可見，是在完整傳入的原作中，摘錄了每個章回的前一部分後集合在一起<sup>13)</sup>。同時，似乎冊數也從3冊縮短為2冊。在封

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2頁。

9) 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6年12月)，458頁。

10) 韓秋、白顧責，《中國小說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6月)，296頁。

11) 李進益，《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民國77年6月)。

12) 同注11，95頁。

面留有不知是何人手寫的韓文塗鴉。而且在書的末尾部分有“甲辰至月一日西別堂的內外宗書”筆寫記，通過這個可以了解在甲辰至月1日在西別堂，內外所抄寫的14)。通過這些可以推斷，晚松文庫本在甲辰年抄寫的，而沒有看到古語這一點來，可以推斷不是文獻中所看到的18世紀的譯本，而是流傳於舊韓末民間貴冊房中的譯本。

### 2.3 阿川文庫《玉嬌梨》的簡介

阿川文庫所藏的《玉嬌梨》是東京大工大出身的土木建築業主阿川重郎(1870-1943)在朝鮮做生意時搜集的書，由東京大學購入，并至今傳播於日本。詳細查看其參考書目，則可以看到阿川文庫的《玉嬌梨》為韓文抄寫本，共20回，共3冊(第一冊55章，第二冊57章，第三冊55章)。該書為在豎體的韓文上標有中文的注解，三冊的章回與現存的韓文版本相比(參考表1)，則可以發現阿川文庫15)的《玉嬌梨》在內容上沒有什麼差異，為完整的譯本。但省略了幾乎所有的開場詩，對人物之間的酬唱詩等與故事的展開無重要關係的部分，省略了一部分或進行了縮減。而且，對韓文版本不易理解的部分，在原文中推衍或在原文的下面標有注解。這種形式與其它翻譯小說沒什麼不同，但在原文中出現的漢字詞的右側附有小字體的漢字，特別是在上端注有原文詞匯的注釋，這些都是東京大本的特征。漢字併記、原文及上端的注釋，特別是純漢字詞匯或詞尾的注釋及日本語注釋16)顯示了針對日本人的韓國語讀本的風格。換句話來說，該資料是針對日本人的韓國語讀本。可以說東京大本《玉嬌梨》以17世紀在朝鮮翻譯的韓文譯本為基

13) 朴在淵, 《關於晚松本玉嬌梨傳》, 《中國小說研究會報》, 第14號, 1993.6, 53頁。

14) 這裏的甲辰年可以發現很多漢字語的先例, 但幾乎沒有出現古語和古文體。而且1844年甲辰的可能性很小, 看成1904年甲辰更為恰當。

15) 阿川重郎, 東京大本《玉嬌梨》的原收藏者。1897年畢業於東京國際大學土木工程系, 就職於北海道炭礦鐵道株式會社。於1802年在首爾創立了土木請負會社阿川組。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 把這段期間搜集的書全部銷售給東京大學。千惠鳳, 《典籍文化財的收奪和流出》(新東亞1997年6月號。)

16) 2冊23頁第1行 - '상시의 병이' 注釋為'常時二病'。

礎, 根據由日本人編輯的典型韓國古典小說的形式, 參考漢文原材料, 併記了漢字, 與此同時標記了注釋。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	晚松文庫 玉嬌梨傳	阿川文庫 玉嬌梨
第1回	小才女代父題詩		쇼지더부메시
第2回	老御史爲兒謀婦		노어시위오모부
第3回	白太常難途托嬌女		백공난도탁교녀
第4回	吳翰林花下遇才人		오한림화하우지인
第5回	窮秀才辭婚富貴女		궁슈지스혼부귀녀
第6回	醜郎君強作詞賦人		취낭군강작스부인
第7回	暗更名才子遺珠		암경명지즈유주
第8回	悄窺郎侍兒識貨		초규랑시으식화
第9回	百花亭撇李尋桃		백화당별리십도
第10回	一片石送鴻迎燕	일편석송홍연연	일편석송홍영연
第11回	有騰那背地求人	유등노비지구인	유등나비지구인
第12回	沒奈何當場出醜	몰니호당중출취	몰내하당중출취
第13回	蘇秀才窮途賣賦	소슈지궁도미부	소슈지궁도매부
第14回	盧小姐後途贈金	노몽니후원증금	노몽니화하증금
第15回	秋試春闈雙得意	추시춘위쌍득의	추시춘위쌍득의
第16回	花姨月姊兩談心	화이월즈양담심	화이월즈양담심
第17回	勢位逼倉卒去官	세위핍창졸거관	세위핍창졸거관
第18回	山水遊偶然得婿	산슈유우연득서	산슈유우연득서
第19回	錯中錯各不遂心	缺	착동착각불슈심
第20回	錦上錦大家如愿	금승금디스여원	금상금대가여원

<표 1>

### 3. 結言

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韓、中、日三國, 事實上能夠通過知識層面的筆談進行某種程度的溝通, 但在與外國進行交流時, 其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問題。東亞的多個國家爲了解決這個問題, 培養了很多翻譯專家, 而且還編撰了不少外國語教材。在韓國使用《老乞大》、《朴通事》等中國語學習參考書, 日本語學習參考書有《伊路波》、《捷解新語》等17)。日本利用《鄰語大方》、《交鄰須知》等

學習韓國語，中國利用《鷄林類事》和《華夷譯語》等學習韓國語。但這種教材在熟悉豐富的詞匯和實際應用時存在很多不足的部分，而且還不能解決能够掌握相應國家實情的口語學習。爲了彌補這些，東亞各國把其它國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等作爲語言學的教材使用。在朝鮮，在很早以前就把明代丘濬的戲劇《五倫全備記》用於中國語的學習；日本的《九養物語》作爲日本語翻譯官選拔考試的基本出題書使用。日本也一樣，《崔忠傳》、《淑香傳》、《林慶業傳》等小說用於韓國語的學習中<sup>18)</sup>。

這種爲了學習外國語而接受的文學作品，是17世紀-18世紀韓·中·日語文交流的重要部分。與此同時，從東亞語文交流的方面來看，可以說《玉嬌梨》傳到韓國并被翻譯及東京大學藏有韓文譯本《玉嬌梨》等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而且，發掘古代翻譯小說在作爲本國的資料應用時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國語研究中，通過不依賴於諺解本資料的含有豐富詞匯資料的小說等，提取豐富的古語和古文體，對國語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 < 參考文獻 >

- 朴在淵, 《朝鮮時代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的研究》,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 1993.2.  
 《古小說研究》第5輯, 韓國古小說學會, 國學資料院. 1998.06.01.  
 趙熙雄, 《淑香傳的形成年代資料庫—以日本方面的資料爲中心》, 《古典文學研究》12輯, 韓國古典文學會.  
 磯部佑子, 《才子佳人小說の東アジア諸國への影響》, 中國古代小說國制學術研討會, 2002年11月.  
 李惠淳, 《好述傳研究》, 《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30輯, 梨花女子大學教韓國文化研究所.

17) 鄭光, 《在中國的韓國語教育和教材及二重言語教育; 朝鮮時代中國語教育和教材—以〈老乞大〉爲中心》(二重言語學會, 2004.02, Vol.24), 24頁.

18) 趙熙雄, 《淑香傳的形成年代資料庫—以日本方面的資料爲中心》, 《古典文學研究》12輯, 韓國古典文學會.

-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上海:上海估籍出版社, 1998.  
 孟瑤, 《中國小說史》,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96年12月.  
 韓秋白、顧責, 《中國小說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年6月.  
 李進益, 《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民國77年5月.  
 朴在淵, 《關於晚松本玉嬌梨傳》, 《中國小說研究會報》, 第14號, 1993.6.  
 千惠鳳, 《典籍文化財的收奪和流出》, 《新東亞》1997年6月號.  
 鄭光, 《在中國的韓國語教育和教材及二重言語教育; 朝鮮時代中國語教育和教材—以〈老乞大〉爲中心》, 《二重言語學會》, 2004.02, Vol.24.  
 趙熙雄, 《淑香傳的形成年代資料庫—以日本方面的資料爲中心》, 《古典文學研究》12輯, 韓國古典文學會.

#### < 국문 요약 >

한자문화권에 속한 한중일 삼국은 지식층의 필담을 통한 의사소통은 실상 어느 정도 가능했으나 여전히 외국과의 교류에 있어 최대 장애인 언어문제였으므로 동아시아 여러 나라는 이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 통역전문가를 양성했고 이에 따라 적지 않은 외국어 교재도 편찬되었다. 한국에서는 《老乞大》, 《朴通事》 등의 중국어 학습서가 일본어 학습서로는 《伊路波》, 《捷解新語》 등이 이용되었고 일본은 《隣語大方》, 《交隣須知》 등으로 한국어를 공부하고 중국은 《鷄林類事》와 《華夷譯語》 등이 이용되었다. 그러나 이러한 교재들은 풍부한 어휘와 생생한 현장감을 익히기에는 미흡한 점이 적지 않았고 해당국의 실정을 파악을 위한 구어의 습득까지 해결하지는 못하였다. 이를 보완하기 위해서는 동아시아 각국은 타국의 문학작품 특히 소설 등이 어학 교재로 사용하였는데 조선에서는 일찍이明代 丘濬이 지은 희곡 《五倫全備記》를 중국어 학습에 이용하였고, 일본의 《九養物語》는 일본어 역관선발 시험의 기본 출제서로 활용하였다. 이러한 사정은 일본 역시 마찬가지로 《속향전》, 《최충전》, 《임경업전》 등의 소설이 한국어 학습에 이용되었다. 이렇듯 외국어 학습을 위한 문학작품의 수용은 17-18세기 한중일 어문교류의 중요한 부분이었으며 이와 같이 동아시아 어문교류의 차원에서 볼 때 《玉嬌梨》의 한국 전래와 번역 그리고 동경대에서 한글 번역본 《玉嬌梨》를 소장하고 있다는 것은 여러모로 중요한 가치를 지닌다고 할 수 있다. 또한 고대 번역소설을

발굴하는 것은 자국어 자료로 활용하는 데도 의미가 있어 국어연구에 언해본 자료에만 의존하는 것이 아닌 풍부한 어휘자료를 담고 있는 소설 등을 통한 풍부한 고어와 고문체 추출로 국어연구에도 큰 의의를 지닌다고 할 수 있다.

중심어: 한자문화권, 교류, 외국어, 번역, 《玉嬌梨》, 《新刻天花藏批評玉嬌梨》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 간
2008. 7. 18	2008. 8. 7	2008. 8. 21	2008. 9. 20	2008. 9. 30